春秋考徵 十一二

俟菴經集

洌水 丁鏞 述

春秋考徵十

塟小君四

夏五月塟我小君哀姜僖二年○前年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氏曰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塟之杜云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絶之義爲國家之大計○閔二年

鏞案哀姜者莊公之妻也爲莊也妻者是爲僖也母僖

公之請而薨之也妄哉雖與弑之罪同於文姜弑父弑子煞有間焉至於帷薄之行君子不言茲所以薨之以禮也然哀姜實未嘗配食於莊公故成風得升爲夫人也(義見下)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上文云桓公名而縊殺之)○何曰桓公疾夫人淫泆二叔(慶父与叔牙)殺二嗣子而殺之書薨者辟責內諱齊○鏞案夫人氏者文缺也(左傳疏已明辨也)

穀梁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文五年○前年十一月夫人風氏薨

左傳註 杜曰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疏云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內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之喪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

○鏞案葵丘之盟曰無以妾爲妻見孟子陽穀之會亦有此戒僖三年公羊傳盟旣戒之則當時諸侯之以妾爲妻者多矣然魯哀公嬖公子荊之母欲升之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禮官也獻其禮對曰無之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哀廿四

則魯之始以妾爲妻者哀公是也檀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与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若據檀弓哀公再以妾爲妻父在之時不以妾爲妻而父死之後追尊其母使爲父妻亂倫悖常有大於是乎僖八年曰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則魯之始以妾母爲夫人者僖公是也生而升之爲夫人故死而赴同祔姑左氏每云赴同祔姑故得稱夫人此乖反之義也又凡塟之爲禮觀於未塟棺椁車馬之數旌翣罿筲之品皆有等級塟之文物於是乎觀考之策書其驗歴然左氏每以反哭与否爲書塟之法例皆謬義也凡左傳發例多係後人追補者

公羊曰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疏云欲言其妾經書小君欲言夫人不同夫諡故執不知問◯鏞案僖公尊成風爲夫人者以哀姜有罪不能配食於莊公也義見下敬嬴亦然其後寢以爲法◯又按魯之夫人皆不從夫之諡不可以此分嫡妾也

胡氏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薨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鏞案胡說明矣但哀姜黜故成風陟二夫人祔廟無是理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穀梁曰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范云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爲夫人成風者公之母僖雖尊其母是卑其父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鏞案此經之義當以劉向爲正何者哀姜追入之說既違事理左氏謬齊媵脅嫡之解亦甚乖戾公羊謬不可從也其必因禘而致之何也宗廟之祭主婦亞獻主婦薦簋鉶主婦薦籩豆一行此禮於是乎夫人也非嫡夫人不能行此禮其必太廟者成之於周公之廟則羣公之廟順流之勢也此其爲失禮者二義有二春秋之義母

以子貴然尊其名號致其孝養可也父之所妾子乃妻
之（尊之爲父妻）祖所不見（成風未嘗行三月廟見之禮）孫乃婦之（尊之爲主婦）
既死其父（死其親）又誣其祖（誣周公）其非禮一也凡禮舅沒
則姑老（內則文）故姑老之婦得稱家婦（內則文）而特牲禮之
注唯主人之妻得稱主婦（鄭玄云）此上下之達禮也僖公
主其祭而成風爲之婦天下無此禮也子視其牲厥母
視饎子之既獻母乃亞之安在其夫婦共祭也其非禮
二也此孔子所以書之也
左氏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小寢）
也不殯於廟（不以殯過廟）不赴於同（告赴於同盟）不祔於姑（祖姑也）

則不致也據經哀姜薨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也○杜曰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鏞案哀姜之死于今八年矣誠若當時殯廟祔姑則尚不入廟無是理也哀姜旣死十一月而葬見二年殯廟祔姑經無明文杜說不知所據且哀姜之死也書之曰夫人姜氏薨其葬也書之曰葬我小君哀姜見二年今於八廟之時不謚不姓但稱夫人抑何故也將云譏貶不亦晚乎左氏之不可信往往如此

公羊曰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

不稱姜氏譏以妾為妻也以妾為妻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何云信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信公使用為嫡故從父母辭〕○鏞案此非理之說也

葬小君六

夏四月葬我小君聲姜〔文十七年○前年八月夫人姜氏薨〕

左氏曰有齊難是以緩〔杜云信公夫人文公母〕

葬小君七

夏六月夫人嬴氏薨冬十月葬我小君敬嬴〔宣八年〕

左氏曰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文末年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

杜曰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鏞案文公嫡妻出姜

生子惡(或作赤)其娣生子視文公旣薨襄仲殺惡及視出姜大歸于齊於是宣公立尊其母敬嬴以配食於文公玆所以葬之以夫人也

公羊曰頃熊者宣公之母也(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

穀梁註 范曰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己妾母爲夫人以夫人禮卒葬之義与成風同(疏云哀姜有罪故僖以其母爲夫人今姜氏子殺故身出本自無罪則頃熊成[illegible]不是同例而云与成風同者二者俱無正禮也)

(鏞案 僖公尊成風爲夫人(莊公妾)宣公尊敬嬴爲夫人(文公妾)故春秋釋例乃云春秋之禮母以子貴子爲國君則母爲夫人此亂禮之言也哀姜不出(淫通二公子以罪而出)成風不得

為夫人也出姜不歸二子被殺故無罪而出敬嬴不得為夫人也若是者何也宗廟之祭必有妃配少牢禮所云以某妃配母論有罪無罪既出之母不可以配食此所以尊其所生以為夫人此變禮之不得已者也嫡夫人無故配食而又尊其母則是二嫡也禮諸侯不再娶公羊文再娶猶不可而況於二嫡乎周公雖衰魯禮不然故惠公元妃孟子無故配食則仲子之子雖為國君卽桓公未嘗敢尊之為夫人未嘗敢祭之於宗廟別立一宮考仲子之宮降用六羽魯宗廟八佾其義昭昭然也成風敬嬴之後君母之尊為夫人遂成彝典齊姜無故配食成公妻而定姒尊為夫人襄四年

此非魯國之故常也凡論此禮者當以仲子之別立宮爲正 或曰哀姜雖得罪於宗廟及其葬也書之曰薨我小君哀姜 僖元年 既以小君禮薨之庸不得以小君禮配食乎曰葬与配不同也雖以夫人禮葬之未必皆配食故大夫士雖再娶其祔者唯一況於國君乎古者一廟一主亦無妃主雖左主右主之說出於緯書不可從也

薨小君八

夏五月夫人姜氏薨七月葬小君齊姜 襄二年

左氏曰齊姜薨 齊謚也執心克莊曰齊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

櫬(親身棺)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妻)且姜氏君之妣也

公羊曰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与成夫人與○何休云傳家依違(疏云左氏以齊姜為成公夫人而何氏不然者齊姜先薨穆姜後卒也)○鏞案婦先姑卒豈有既哉註疏非矣

葬小君九

秋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襄四年○公羊姒作弋)

左氏曰秋定姒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季孫以定姒本賤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魯大匠)謂季文子曰子為正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爲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公時年七歲○杜曰定謚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鏞案杜氏每謂反哭成喪然後書葬曰葬我小君故定姒之不殯于廟無櫬不虞謂之季孫之初議然今觀傳文明是實事不是空議匠慶雖用櫝用之爲棺也無用櫬之文以此言之凡所謂葬我小君者皆臣子尊稱之辭非必以小君禮葬之然後方云小君也○又按左氏以齊姜爲成公之夫人襄公之嫡母經有據也然叔孫僑如之如齊逆姜在成公十四年之秋成公卽位之時不知幾齡然卽位二年會盟于蜀三年會諸侯而

伐鄭則要之卽位在十齡之後也至于十四年之久而闕然無妃理所不通公羊氏之依違不淺良有以也禮無二嫡齊姜定姒之並尊爲母亦無是理

公羊曰定弋者襄公之母也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

葬小君十

夏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穆姜襄九年

左氏曰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鏞案穆姜淫姣亂德幽于東宮恐無配食之理穆姜宣公之夫人也成公幽其母今不可詳也

葬小君十一

五月夫人歸氏薨九月葬我小君齊歸 昭十一年

左氏曰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 言昭公必出郊野 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襄末年傳云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九月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即昭公 ○鏞案襄昭定哀皆感於嬖妾又皆尊其生母升爲夫人此皆魯禮之末失自桓以前不如是也

公羊曰齊歸者昭公之母也 何云歸氏胡女襄公適夫人 ○鏞案宗人釁夏之言曰自桓以下娶於齊 哀廿四 則襄昭定哀其嫡妻皆姜氏也諸侯一娶三姓而三姓之女各有姪娣不唯嫡妻而後有娣也胡女敬歸者 子野母 三姓之一而

齊歸昭公母其娣也衛之莊姜爲嫡妻而又有戴嬀及戴嬀之娣厲嬀正與此同也襄昭定哀之妻皆不見春秋何休乃以敬歸爲襄公之嫡妻謬矣敬歸若是嫡妻則策書當云太子野不當曰胡女敬歸之子野

葬小君十二

夏五月公薨秋七月姒氏卒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故戊午葬辛巳葬定姒定未年

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孔云赴於同盟之國其辭當云夫人某氏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嫡妻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若得祔祖姑則亦成夫人矣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杜云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急慢

也又哭於寢故書薨○鏞案定姒者定公之妾也時定公新薨哀
公初立未及踰年不能稱公猶稱子故其生母亦不能尊
為夫人不以小君禮葬之故書之如此杜氏乃以定姒
認為嫡妻以為定公妻豈不謬哉古禮唯嫡夫人得從夫謚
如鄭武姜衛莊姜故杜義如此然魯禮則不然如文姜聲姜穆姜齊姜皆不從
夫謚杜義非也
公羊曰姒氏者杞女也哀公之母也哀公卽定公之妾子何以不稱
夫人隱元年母以子貴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哀未君也未踰年不
稱公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為未踰年之君母如未踰年之君有子則
廟廟則書葬○何休云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竝有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疏云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薨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定姒當先葬矣○鏞

案公羊未踰年之義明矣○又按葬先輕而後重者合葬之謂也定姒妾也不可合葬故後公而葬孔疏之說非也

穀梁曰弋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葬小君十三

夏五月孟子卒 哀十二年

左氏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以同姓不成喪故孔子与

弔適季氏孔子始老故與弔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季孫不服耆○鏞
案孟子亦非昭公之嫡妻故豐夏之言以爲自桓以下
娶於齊也哀廿四論語曰魯昭公娶於吳古者凡取女謂
之娶不必娶妻曰娶也惟坊記以孟子爲夫人
公羊曰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
也○鏞案晉獻公取狐姬驪姬不獨魯昭公然也
穀梁曰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坊記曰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
曰孟子卒

葬天王一

三月庚戌天王崩 隱三年 ○平王崩

三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 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 ○

鏞案春秋記天子之葬者五而崩則必書故公羊之説如此然所記五葬皆非七月而葬安在其必其時也若云葬失其時者書之不違其月者不書則諸侯之例亦空然何諸侯之葬不問時月記之唯詳也若云厭於天子不必其時則諸侯之葬又當一一無漏胡乃魯之隱閔遂不書葬其餘諸國凡記卒而不記葬者不可勝數

也余謂春秋書葬之法其葬之以禮者書之其不備文者勿書掘竁下棺君子不以爲葬也天子之葬動四海荀子文其儀文至縟車馬明器有闕猶無葬也同軌不畢至猶無葬也隱元年左氏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艱於中禮倍於諸侯斯其所以諸侯之葬書者居多而天王之葬書者惟五也公羊之說其當於理乎

葬天王二

三月天王崩桓十五年五月葬桓王莊三年

公羊曰改葬也桓王之崩今七年○何曰時無非常之變疏云有非常之變者將亾失柴奢改葬故惡錄之春秋說云恆星尸柩之時改葬也不見周人柴奢

改葬桓王死尸復擾終不覺之也 ○鏞案榮奢改葬古無此例亾失尸柩亦無是理惟王充論衡有滑山濼水之說不足徵信註疏之說何其疎矣古者死不考終者葬不備文虞不舉諡如是然後改葬義見前桓王之死有誰知之李姜爲后外無援也家父求車內至虛也時無霸王諸侯弗率雖無弒逆其葬之備文未易也是以七年之後乃改葬豈榮奢而爲之乎

穀梁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皆服總舉下舉五服之最下者緬也喪已藐遠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停尸七年以求諸侯之會葬天子志崩不志葬不書葬必其時也必以禮月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

不疑也無所壓○鏞案卻尸之說千古之厚誣也莊元年

年單伯送王姬先王未葬不可以嫁女也榮叔來錫命先

王未葬不可以施命也言不可以若是其易

書[illegible]葬天王三

秋八月天王崩文八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文九年

左氏曰穆伯如周公孫敖弔喪不至以幣奔莒文八年○杜

曰卿共葬事禮也釋例云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

修服於其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疏曰天子之喪卿弔卿會葬

諸侯不親行也昭三十年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似不在楚卽當親行而言

禮不親者彼言由君在楚上卿守國故使少卿印段往耳言君當親行也○鏞案襄王之葬卿弔卿送魯旣無闕明他國亦然其葬之備文可知斯其所以書之也

公羊曰三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葬匡王景王之屬時書葬桓王我有往者則書○鏞案襄王七月而葬其所云過書不及書者不攻自破於是別生義理曰我有往則書若然他王之葬我皆不往乎其義之迂曲而不中理類皆如此

穀梁曰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范云不得備禮葬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

也范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疏曰魯卿往會始書若不會則不當書也故春秋之世有十二王志崩者有九平王桓王惠王襄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也書葬者惟五桓王襄王匡王簡王景王也良由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其三者莊王僖王頃王也不志崩爲不赴故也天子不合書葬魯史書之者欲見周室衰不得備禮而葬因遣使往會則錄之若不遣使則葬不明故不錄也傳稱不志葬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鏞案穀梁之意蓋云此時周天子之葬得備禮者絶少故其或幸而備禮者春秋亦幸而書之此所謂危不得葬也此固然矣其云天子之不志葬抑何所據胡氏云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而可以不志乎苟以不志葬爲正禮則將云七王之不書葬乃中

彝典予楊疏謂魯往則書之魯不往則不書然五王之葬惟此經及景王之葬魯卿書如（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餘皆無文又何以書葬也余謂魯旣往他國亦往諸侯之人旣會其葬爲備文葬備文者書之其不備文者不書（凡天王書葬者魯卿必往而魯卿之往或書或否）又按日之甚矣者又何謂也天子崩無不書曰將云危不得崩乎史文多闕故或日或否何必曲解如是

〔穀梁傳〕定元年云周人有喪魯人有喪（竝喪）有周人弔（王使人弔之）魯人不弔（不奔喪於周）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乃周之臣）魯人曰吾君也（王乃魯之君）親之者也（國君宜親奔）使大夫

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

言周道尚明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䟽曰魯人旣殯君乃奔喪服天子之斬（先殯其父後奔天子之喪亦是不奪人之親）◯鏞案國君親奔禮無明文穀梁之義乃謂周與魯竝有喪則不奔不然國君親奔不知何據

公羊傳隱三年云尹氏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不書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殯贊）

穀梁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鏞案天子無

客禮(郊特牲)故諸侯亦不敢爲客於天子(非敵耦)諸侯弔於天子則大夫爲之主(爲弔賓之主)此經其證也(至於大行人之文非指弔)禮古者諸侯弔於鄰國之大夫則本國之君爲之主若曾子問所記季桓子之喪是也以此推之諸侯之弔天子大夫必爲主矣然以此之故書卒書葬必無是理所謂尹氏不知何人(左氏以爲隱公母)不可以此爲弔主之明驗也

綱會案諸侯奔天子之喪如大夫奔國君之喪如支子在外者奔嚴父之喪恐無弔禮諸侯與嗣天子同服斬衰安有弔也諸侯之弔天子三禮無文

穀梁傳定四年云劉卷卒(劉文公)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

侯此何以卒之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范云昭二十二之禮相接能爲諸侯主所以爲賢○鏞案劉文公之書卒書葬左傳注以爲同盟之故用諸侯之例其義爲長

胡氏傳隱三年云諸侯爲天王服斬衰禮當奔喪今乎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而奔而脩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說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脩服於國而可乎○鏞案顧命所言侯甸男衛千古疑

案成王之崩僅及九日男衛諸侯安得來會詳見余書說然且顧命所言乃是奔喪不是會葬若奔喪之人遂皆會葬則七月之間萬國空虛夷狄乘釁亂逆趨機將何變之不生乎先王制禮必不如此侯甸男衛於其朝會之年適當王崩之變則因以奔喪遂以會葬不當朝會之期則無空萬國而悉奔之理也 ○綱會案萬國悉會七月之間稍饑芻米亦難乎其繼矣

葬天王 四

冬十月天王崩 宣二年 春正月葬匡王 宣三年

【左傳註】杜曰四月而葬速 公羊疏云所謂不及時書也 ○鏞案天子

七月諸侯五月遂爲彝典考之春秋葬以禮月者鮮過亦書中亦書不及亦書其月期非所問也所問者文物而已

九月天王崩（襄元年）春正月葬簡王（襄二年）

左傳註 杜曰五月而葬速

夏四月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昭二十二年）

左傳注 杜曰三月而葬亂故速

葬諸侯一

夏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六月葬齊惠公（宣十年）

左氏曰公如齊奔喪（杜曰公親奔喪非禮也）（鏞案天子之喪諸侯有親奔之禮顧命其證也而唯萬國諸侯一時同奔無是理也周德既衰諸侯以强凌弱令用事天子之禮魯君之於齊楚邾婁之於魯邾奔喪會葬皆非先古之典也凡卿大夫之往弔者今皆略之

夏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成十年春三月公至自晉成十一年

左氏曰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會葬諸侯莫在魯人恥之不書諱之也

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楚子昭卒襄二十八年

左氏曰二十九年傳春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

以桃茢祓殯（檀弓所記詳）○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夏六月公薨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襄末年○又定末年九月滕子來會葬）

左氏曰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杜曰諸侯會葬非禮（穀梁亦云非禮）

公羊註 何曰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云今此會葬亦是常禮而書之者襄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鏞案天王使叔服會葬於魯与此何干（何休之義詳見文元年）

五月公薨邾婁子來奔喪（定末年）

公羊曰奔喪非禮也○何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妻与魯無服故以非禮書○鏞案無服有服亦意度之言

左傳注 杜曰諸侯奔喪非禮○疏曰昭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

賵襚一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隱元年

左氏曰緩 惠公葬在春秋前 且子氏未薨故名 仲子薨在隱二年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仲子在而來賵故曰豫 ○鏞案爲惠也妻者是爲隱也母母

也在堂安然無疾仲子二年薨天子遺使賜以葬母之車馬
天下有此事乎先王之禮適妻從夫妾御從子貴則配
體賤則榮生天地之經義也故惠公之母曰惠公仲子
不稱孝公仲子者不敢以賤而配貴僖公之母曰僖公成風文九年若是者
何也母以子貴禮也妾以君貴非禮也左氏之書本於
魯國策書有左氏者增之以釋經之訓混雜成書眞僞
相半其眞者三古之遺文也其僞者公穀之下流也惟
善辨者辨之
公羊曰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桓未君故母不得稱謚其何以不稱
夫人據成風桓未君也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

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成公意也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其言來何据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及事也惠公仲子之薨悉在春秋前其言惠公仲子者何兼之非禮也◯鏞案公羊以隱二年夫人子氏爲隱母故以此仲子謂之桓母然禮無二嫡諸侯於其境內雖或私尊其母焉敢赴告天子僭稱夫人乎其非理一也桓母是嫡則隱母不得稱夫人桓母非嫡則桓母之死又何足赴告天子乎既非先君之妾又非時君之母則赴告天子必無是理其非理二也讓位者隱公之內志也君位未改妾名未變何爲而赴天子乎其非理三也此

經之義當從穀梁

穀梁曰母以子氏（范云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可賵人之妾則不可○范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賵故因惠公之薨而來賵之○鏞案宗人釁夏之言曰（哀廿四）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孝公之妻亦子氏仲子其媵也母以子氏者以子貴也禮先君之嫡妻則賵之時君之生母則賵之故先君之生母亦賵之所以厚推恩也賵人之母則可故稱之曰惠公仲子賵人之妾則不可故不稱曰孝公仲子（若如左氏公羊之說以仲子爲桓母

而稱之曰惠公仲子則是亦

賵人之妾穀梁所辨在此若云孝公之妾死在春秋以前不當追賵則成風之死在於文四年而秦人之襚成風在於文九年追賵固有例也穀梁之義不可破也

賵襚二

十二月夫人風氏薨 文四年 春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葬我小君成風 文五年

左氏曰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 ○杜曰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 疏云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案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与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

公羊曰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非禮也

○何曰去天者（經不言天王）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

穀梁曰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賵以早（乘馬曰賵所以助葬也）而含已晚（已殯故言晚）○范曰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鏞案含襚賵臨一使可兼公穀之說非也（義見左傳疏）

九月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文九年）

左氏曰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送死不及尸）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有翟泉之盟）○杜曰追贈僖公幷及成

風〇鏞案文例與惠公仲子之賵同(隱元年)是禭成風非禭僖公也

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非禮也〇鏞案並有薨或當兼之兩薨相距四五年也一使二禭豈有是理

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見正焉(見弗以妾爲妻之正)〇鏞案穀梁之義母以子氏(隱元年)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

洌水 丁鏞 述

春秋考徵十一

禘郊之訟首篇言之詳矣但周禮無禘字其所稱祭五帝卽是楚射父所言禘郊之禘而原篇末及明說心常恨之後得秦蕙田所輯吉禮通考其論禘郊之義益多謬妄雖皆原篇之所已剖而再加疏滌以附考徵之末

道光六年丙戌之季冬

鄭氏六天之辨

郊特牲孔疏云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聖證論以天神

無二郊卽圜丘圜丘卽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王氏難鄭氏以爲至極之尊其體秖應是一而鄭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淸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禮器云享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天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是五帝与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賈逵馬融王肅

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皡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鏞案王肅云至極之尊秪應是一只此一語嚴嚴正正無容再言而孔沖遠唯鄭是護雜引諸文強從非理之義其引司服裘冕之文者上帝之祭其名曰郊五帝之祭其名曰禘禘者帝祭也禘郊之事其文本同故楚語觀射父之言曰禘郊不過繭栗又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周定王謂隨會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郊之物無不同者自古以來禘者人帝之祭注家疏家未有以禘祭為東方青帝南方赤帝之祭者然其儀物悉與郊同由是觀之

司服之同用裘冕何得爲五帝是天之明驗乎此其誣

經誣鄭之跡一也禮器云享帝于郊者享昊天上帝也

昊天上帝本祭于郊而五人帝亦兆于四郊者以其配

上帝也先引兆郊之文次引享郊之文轉移遷就乃陰

奪昊天風雨寒暑之權以授赤熛怒白招拒之等其僭

妄爲何如者此其誣經誣鄭之跡二也孝經者有疑之

書朱子有辨論配天配帝分其等級有若天大而帝小天尊

而帝親者然故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却又以配帝爲配

天胡亂極矣自玆以降昊天上帝爲有形之碧天靈威

赤熛爲宰物之大主悖逆天道莫此爲甚以皇極殿爲

天子之身中坐五天子以理天下於義何如此其誣引護鄭之跡三也賈逵馬融王肅之等堂堂正論鄭義非也

春官大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賈疏云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又引文耀鉤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又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太一之先是天皇大帝之號○鏞案青帝赤帝之說本出緯書其妖邪屑越大悖極逆不可言也列星爲物無靈無覺乃以紫微一

星尊之爲天皇大帝以太微五星命之曰五方天帝橫說竪說以誣上尊罪至於此何以赦之周禮日月星辰宗伯祭之者爲天之明神司其轉動也豈謂彼有靈哉上自秦漢下逮明淸其郊祀之禮誣罔如此上帝其享之乎鄭玄於此其無所逃罪矣

天官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鄭云上帝即大帝祭天于圜丘）

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云上帝五帝也）春官典瑞旅上帝（鄭云五帝也）秋官職金旅上帝（鄭云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鄭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鏞案旅上帝三字毫髮不殊而大宗伯典瑞職金王制之文並以赤熛怒

四圭以祀天旅上帝鄭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所郊□賈云三王之郊々

等當之唯掌次一處注之曰大帝何故也掌次下文卽有祀五帝亦如之一句故鄭不得不遷就耳鄭若精思遂當執此一句卽知凡所謂旅上帝者皆非五帝而顧乃執迷而弗悟孤存一葉盡蝕其餘豈不嗟哉

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孔疏云上帝謂當方帝皇氏云感生帝非也◯春官典瑞賈云三王之郊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云凡言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靈威仰赤熛怒云云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鏞案感生帝之說罔誕悖理而鄭玄偏信此說卽凡三禮詩書所稱祭上帝諸文悉指為

青帝赤帝或稱感生或稱當方誣先王之禮褻上帝之
位厥罪大矣至於大傳之註七顚九倒不可究詰今略
提之禘者帝祭也字从帝从示泯之爲大祭之總名其妄一
也禘郊雙立所祭各殊今乃以禘爲郊其妄二也祖者
后稷也稷所自出者嚳也嚳者帝也帝祭者禘也魯人
祖周公故文王爲出王鄭人祖桓公故厲王爲出王三
桓祖孟與叔季故桓公爲出公其義歷然今舉嚳不戴
忽以靈威仰爲后稷之自出亂倫滅理極矣其妄三也
履帝武敏者敬於蹈行也巨人跡感動有是理乎姜嫄既以帝嚳爲夫君又感巨人跡至於受孕則屑越甚矣
遂以是法冒之百王堯赤舜黃禹白湯黑歷歷分排以

備五色即是先世祖考徒虛名耳精氣所感別自有由曰郊曰禘以圖崇報則倫彝亂矣其妄四也孝經別言天帝本是謬義而原其本意則天尊而帝親天博而帝專天是渾稱帝是特稱今乃以配天爲蒼帝以配上帝爲並配五帝乖反極矣其妄五也兆五帝於四郊明載周禮則或郊或禘明在郊壇而今以爲五帝之祭行之於明堂何據矣其妄六也今考大淸禮部則例郊祀之典鄭義無一不行是知謬義之必主世如此矣

禮器饗帝於郊孔云感生帝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鄭云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也孔云直云祭天則感生之帝与圜丘俱包之也魯人將有事于上帝

鄭云蒼帝靈威仰○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鄭云周所郊祀蒼帝也魯頌皇皇后帝鄭箋亦云蒼帝○鏞案古者祭天之禮其正祭曰郊啓蟄而行之其日用辛見原篇有事而告曰旅臚陳也將出而告曰類見書詩冬至奏樂曰禬行之於圜丘見原篇配之以入帝曰禘周禮所云祭五帝皇天上帝唯一而已安有五哉鄭氏所言七藤八葛東振西觸覽者自知今不屑辨也

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鄭云太微之帝孔云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鄭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也孔云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五帝之文故分為二也○鏞案周禮大宗伯唯有

昊天上帝一號皇天上帝卽昊天上帝分而爲二已極
舛陋況上帝之體無形無聲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
今乃以紫微一星爲天皇大帝太微五星爲五方天帝
則無灬有形之物推尊爲帝至五至六而昊天上帝唯
一無二之位已泯晦而不章矣罪至於此何以赦矣此
殆鬼怪非人爲也
商頌長發其祥帝立子生商鄭云黑帝也孔云商是水德黑帝之精○鏞
案夏之時白帝主世殷之時黑帝主世周之時蒼帝主
世則凡下土鼎革卽天國亦替代興代滅如人世之事
乎鄭氏於此性光全晦迷昧顚錯非復恒人之情不足

言也

先儒論辨之異

王肅曰天唯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上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天帝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矣○鏞案王子雍謂天唯一其見卓越嚴正但五行之神本稱五祀蓐收之對魏獻子詳覈無謬昭二十九年領於宗伯祭之以地示安得天神之列而有五行之帝矣一言剖劈則赤熛黑汁已雲消霧散王氏却云五行分主四時可稱天佐亦勞矣分主四

時本亦鄭呂之邪說稽之正理一不得立

王肅曰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定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鏞案天體至圓左旋無端地體渾圓繞行而復夫豈有東西乎本無東西又安有木東金西之理旣無木金之定方又安有木德金德欲破鄭義先自木德王一句劈其非理然後邪怪誕妄之物無所依附若於木德一句疑有實據則靑帝白帝之紛然以作終不可禁止也

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
笑也帝者氣之主也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
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
附會此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
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鏞案此時以
理爲帝故曰帝者氣之主也誠若氣之主爲帝則天有
六氣庸得無六帝乎周禮五帝不明爲人帝則鄭角難
折且乾坤明有六子人身明有四肢而五方天帝是本
無之物亦恐所喩未允也
朱子語錄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

是總說帝句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

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

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

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

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

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

多句都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

鏞案朱子但言俗弊至此未有皐白然心以爲不可則

明矣指星爲帝指星爲后妃太子宰相執法將謂碧落

亦一朝廷抑謂星各有神以司下土之帝王后妃太子

之等乎妄人妖客信口胡嚷狂言悖舌不可再述以之解經以之制禮以之訴後世而垂大典豈不誤哉今有妖人於遐陬邊邑鼓倡邪說云國王不止一人五方各有國王總為六王又指一宮屋無知之物曰彼是國王彼是后妃太子又增三四雜言謂國王有十餘位請問

朝廷掌法之臣將置之以不罪乎請各深思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

也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孔安國注書並無六天之說鄭
康成後出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
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
象求天是何異乎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有心君
之尊也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耀魄寶之類尤為不
經且鄭注周禮祀昊天上帝謂卽皇天上帝已知其為
一矣及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
折而為二以皇天為北辰耀魄寶以上帝為太微五帝
隨意曲說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以然

五帝爲人帝則非矣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分而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也○

鏞案信齋之論明白公正幾乎回鄭瀾而立王壘讀未竟忽以五帝還作五方四時之神惜乎其察理有未周也五行雖大本係地附之物(金木水火土)故司五行者本稱地示名之曰五祀領之於宗伯經有明文又何五行屬之天神而尊之爲帝如是乎若云五行雖係地示四時應屬天神則必四時各具二帝纔可修職非一帝之所能司也何者赤道以北之地春夏秋冬各如本序而赤

道以南之地春以爲秋夏以爲冬東方青帝雖欲以其
木德之仁行其春令而天地半分之氣肅殺凄厲自不
禁秋揫安在其木德之仁南方赤帝雖欲以其火德之
禮行其夏令而天地半分之氣閉塞錮寒自不禁冬蟄
安在其火德之禮計非二帝無以兼察之矣儒者坐十
笏之房所見不殊於井觀而春但知春夏但知夏以談
五行之氣以論四時之序其違乎朝菌蟪蛄也未遠矣
誠若五帝是天帝則鄭玄之卑比益高矣又何云鄭則
失之心性理氣無所當於此訟矣
陳氏禮書云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

帝有言五帝言天則百神皆與謂總名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謂最尊言五帝則無與乎昊天上帝次等尊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互稱之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天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總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昊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統司服言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五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上掌次

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天上帝之文旣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昊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鏞案人主之稱或稱曰國或稱曰大王或稱曰乘輿非於大王之外別有國主別有乘輿之君也上帝或稱天或稱昊天猶人主之或稱國或稱乘輿豈可隨立一帝唯意所欲乎陳氏之意確以天與上帝分

而為二是昧於鄭玄之邪說而不察古經之過也盤庚之誥首言天命曰先王恪謹天命曰罔知天之斷命曰天其永我命乃忽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若如陳氏之義則天命出於昊天而其復我高祖之德者由於青帝赤帝之類乎天與上帝何得二之召誥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大國殷之命若如鄭義將云北辰耀魄寶與太微汁光紀改厥殷命乎大悖極紵罷通于天矣即其下節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若如陳義天與帝異則上云皇天上帝改大國之命下云天終大邦之命其命不同各有所出矣其有是乎唯是典瑞之文祀天旅

上帝雖若有別亦自無疑葢祀天者郊天之禋祀也郊
唯祀帝故止稱祀天若旅之爲祭所用不一或旅于四
望大宗伯或旅于山川季氏旅泰山故明云旅上帝以明他旅
之不用四圭也祀與旅別而不知分析旅者陳也有大故則陳告之若今之告由祭天與帝同而強欲殊異豈非惑歟五帝者人帝
也五帝配天兆於四郊故其禮至重天無二帝況於五
六乎陳氏非矣

陳氏禮書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
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
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

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于圜丘兆五帝于四郊此其所異也○鏞案天子諸侯同稱帝然後其例相肖同稱君非所喻矣都君相君大夫君(平原信陵類)上下所同將帝亦然乎圜丘奏樂本係禬除之禮非祀帝也

馬端臨曰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鎭而在地也 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卽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卽后土亦不可○鏞案五行者地附之物(水火土金木)故司五行者爲地示名之曰五祀蔡墨論之詳矣又豈有五帝列於天神哉禹貢九州其在大地全體不能爲百分之一欲以五嶽全

鎭大地亦難矣童孩之見不足辨也

方觀承吉禮通考同訂者案天卽帝也帝卽天也天一而已何得有六然帝旣有五天亦何嘗不可有六此如心君然心一而已本無兩心然分而言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不同康成天神之解所以不可據者以其溺於緯書旣附會星垣又強立耀魄寶及靈威仰赤熛怒等名目其大病尤在混禘於郊瀆祖宗於明堂所以王肅諸儒力辨其非耳若謂五帝不爲帝六天不爲天則分爲四時列於五方又何不可哉然是就一時一方言之不得謂之統體之天也程子謂乾坤外甚的是六子誠哉

六子卽統於乾坤也然須知八卦成列原有六子但旣異形不得仍謂之乾坤矣統觀諸儒之說當以冬至元日孟夏季秋四祭爲祀天之正而五帝之祀第爲四時迎氣而不混於祭天之中斯可廓清歷來之聚訟也○鏞案方氏之說非矣比物引類皆科場之陋習非所以議經禮也祖考之心各具惻隱等四心有作木主四座以祭之曰我祖考嘗有惻隱等四心故我今祭之仍曰我祖考之外祖考還有四人人將謂何鄭玄六帝之說與此毫髮不殊何苦護之二至二分謂之四時可也天體渾圓安有五方天僅有南北而已然彼南極之下玄

氷黑海與新增臘不異矣南方赤帝赤熛怒枉尚赤祭
怒若使南土人議禮必將又覓一北方黑帝汁光紀以
司厥方不必用火德矣坐井之見不辨四方何以議大
禮矣乾坤六子本係失喩方氏果因而據之耶夫至一
無二之謂帝至尊無對之謂帝可二可六則下土之僭
亂也謂天有是乎啓蟄而郊歲一祭而已或旅或類或
雩或禬非恒祭也篤信三古之文誠求昨事之典則呂
不韋之令鄭玄之註自可以廓清方氏遠矣
秦蕙田曰鄭氏注經天帝名目錯出一天帝也曰北辰
耀魄寶天皇大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一天而數名又

謂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一號而二神一五帝也曰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也隨時而變其病總在謂天有六而天帝爲二○鏞案此論頗正

秦蕙田曰古者天子一歲祭天有四冬至郊天一也春祈穀二也夏大雩三也秋大饗于明堂四也四祭皆專祀昊天上帝而冬至陽生爲正祭此不易之說也乃疏謂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夫祈穀雩祀大饗所祀者上帝非五帝也五時迎氣祭五帝非祭上帝也今五帝之祭有八上帝之祭止一況小宗伯明言兆五帝于四郊何得以五帝之祭混于祭天皇氏又謂天有六天歲

有八祭又牽入郊禖雩屬支離王肅曰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馬端臨從之然除去大雩大饗亦似未安唯程子謂歲祭天有四冬至祈穀大雩明堂較為有據然祈雩祈祭也明堂報祭也禮皆有殺 正祭上冬至圜丘一祭而已○鏞案五帝者人帝也五方天帝本是邪說呂不韋鼓之於前鄭玄成之於後不此之劈頭腦而欲止其流末之狂瀾其可伏乎冬至郊天周禮無文春秋無文圜丘奏樂明是禬禮孟獻子冬至有事之說郊特牲冬至用辛之文皆係後出未可深信雩者旱祭也旱則祭之非歲事也月令季秋大饗帝者秦人

本祠白帝故至盛秋而祭之非古典也明堂宗祀之說
出於孝經亦無古據四時迎氣是呂不韋之邪說義和
賓餞未聞其有祭也然則𤅢何啓蟄一郊而已旅類雩
柴有時乎行之也秦說未粹
秦蕙田曰郊丘非二地無二祭王肅謂郊卽圜丘圜丘
卽郊馬氏謂郊者圜丘之地圜丘者郊之壇蓋王者于
國之南郊因吉土以築壇郭璞曰地有吉氣土隨而起
禮器云因吉土以享帝于郊是也爾雅非人爲謂之丘
吉土必高故曰丘築壇象天之圜故曰圜丘亦曰泰壇
故曰至敬不壇蓋以自然之丘爲壇爲高必因丘陵而

非謂祭天無壇也舉一郊而圜丘泰壇統之是無二地

矣周禮冬日至祭天于圜丘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

則非二祭矣乃注疏于大宗伯大傳祭法郊特牲大司

樂誤以郊丘爲二地二祭于是所祀之帝則有天皇大

帝及感生帝之異豈知天一而已無二天安有二帝感

生帝之說尤屬不經王肅已非之矣○鏞案郊與圜丘

是一是二雖不可定大司樂圜丘奏樂此是禬禮不是

祭禮普請天神以祈禳灾除患非以禋祀祭昊天上帝

魯僖公旣行郊禮不應疎忽不知冬至是郊之正日而

冬至之郊不見春秋周禮無文春秋無文則豈可以郊

特牲一章執爲信文乎吉土吉氣皆後世之雜說不足多辨者秦說大約無誤但云周禮冬至祭天未能詳檢也

秦蕙田云鄭氏所以分郊丘爲二地二祭者孔疏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王不同考蒼璧四圭非兩玉也蒼言其色璧言其質四圭言其製四圭四面各一圭蒼以象天之色璧以象天之圓四圭以象天之四時尺有二寸以象天之十有二月圭之本著于一璧亦以象乾天統天也本不必分爲二王又何緣爲兩祭之遥耶又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圜丘与郊各有所執

楊信齋曰於蒼璧言禮於四圭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

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初益一祭而兩用卽如是說亦足以破鄭氏兩祀之謬○鏞案祀天者郊天正祭也旅上帝者有事而告天也大宗伯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者司天之神司地之神及四方之神也上帝穆臨羣神森屬有司天宇而斡運者矣有司地毬而安存者矣四方四嚮明神布列此之謂四望詳著原篇于郊與四望每一時並擧故春秋屢書云乃不郊猶三望天子禮天地四望諸侯但祭四望而各隨其方又去一望所用各殊不必牽合秦氏以蒼璧四圭合作一器有若方明之制方明見上篇亦誤矣徐楊之說亦各有味但禮天地四方別是郊祭時一一節非以郊天爲禮天

祭社爲禮地也北郊祭地尤無古據今不論

秦蕙田云孔疏又云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祭法云用騂犢是牲不同楊信齋曰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不比五方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爲大赤周爲赤色用騂犢又何以蒼璧爲疑夫玉以禮天至敬也故取象天之色牲則各從所尚如玄牡白牡之類若玉必用赤則且混于赤璋之色矣何玉與牲必同色耶○鏞案古今大病全在乎認天爲帝而堯舜周孔不如是錯認故以今眼釋古經一往多誤凡以是也上帝者何是於天地神人之外

造化天地神人萬物之類而宰制安養之者也謂帝爲天猶謂王爲國非以彼蒼蒼有形之天指之爲上帝也故郊旅之事享于上帝至若禮天地四方者是於上帝之外致禮乎天神者天神有司天者有司地者護持國邑護持州縣者布列四方此所以作爲六器以致敬禮旣祭司天之神王與牲幣皆從天色旣祭司地之神王與牲幣皆從地色四方亦然此與郊天大祭何與何干顧若是之糾紛也若云禮天是郊天則皇皇上帝下與司土之神及四方諸神列爲同秩分受六王亦不可曰周公善制禮也古者事神最重品秩故宗伯古稱秩宗祭

神亦稱咸秩而四望句秩于山川五嶽秩于三公四瀆
秩于諸侯古禮之嚴於秩如此乃以上帝下同上神及
四方之神平為一秩分受六王可乎必無是矣
秦蕙田云孔疏又云冬日至圜鍾為宮祀天神乃奏黃
鍾歌大呂是樂不同陸佃曰圜鍾降神之樂也故曰凡
樂圜鍾為宮冬日至于圜丘奏之天神皆降黃鍾祀神
之樂也故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所用之樂雖不同不
害其為同祭據此則鄭注之所拘泥者可以盡破而帝
天之殊號配祭之異帝尤感于讖緯不足辨矣○鏞案
陸農師之說雖若有味今按周禮本文黃鍾一段在上

文圜鍾一段在下文不得云此爲降神彼爲祀神況降神之法專向一神而圜丘則曰天神皆降方丘則曰地示皆出皆者百千萬之意也豈所以降上帝乎冬至奏樂委是禬禮與郊祀無涉也已見前

鄭氏禘祭之辨

王肅曰鄭玄以祭法禘黄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而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旣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

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又云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於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祀圜丘非也知郊卽圜丘圜丘卽郊〇鏞案孔子答問禘之言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爲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蓋其爲祭也大義玄遠神道昭明有足以行教化而服天下也夫子之答曰不知又何故也及觀春秋禘不過爲諸侯宗廟之時享而已不見其玄義及觀周禮六篇都無一個禘字又爽然自失矣唯大傳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禮所云不王不禘春秋外傳魯展禽之言曰有虞氏禘黃帝祖顓頊郊堯宗

舜夏后氏禘黄帝祖顓頊郊鯀宗禹商人禘嚳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
禘嚳郊稷祖文而宗武乃楚語觀射父說祭禮每禘郊並稱如
云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云禘郊之事天子
自射其牲王后自舂其粢周定王謂隨會曰禘郊之事
則有全烝諸語誠若禘祭爲宗廟之歲事則牲用繭栗
已不合矣空用烝嘗例且觀周禮雖無禘字而祭五帝諸文
重現疊著每與祀。天並稱將非祭五帝是禘祭乎小宗
伯兆五帝於四郊則五帝祭於郊矣郊禘並稱不亦可
乎禘者帝祭也字从帝从示五帝之祭其非禘也乎蓋自堯
舜之時崇祀五帝羲農軒昊顓配食於昊天上帝特祀其祖

亦配食於昊天上帝彼名曰禘此名曰郊彼所以報五帝故名之曰祭五帝此所以事上帝故名之曰祀天於是別作閟宮祭其祖之所自出（周人別有后稷廟亦名是魯閟宮之類）曰禘大傳小記及魯展禽祭法之所言皆此禘也其祖之所自出未嘗非帝則名其祭曰禘不亦可乎此二禘祭之外凡禘皆後世之濫稱鄭氏之誤注不足論也（見原篇）若王肅駁玄之言並皆嚴正唯嚳稷輕重今不可考

趙匡曰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圜丘哉祖之所自出鄭玄謂感生帝靈威仰此何妖妄之甚○楊復曰禘郊祖宗四條乃宗廟之大祭唯郊一條爲配天

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强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旣謂禘郊皆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附經而行居之不疑王肅諸儒力詆其非不能勝也此無他王肅諸儒之說正矣又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其擇猶未精其義猶未彰也唐趙伯循生於二千歲之後獨得其說於祭法大傳小記子夏傳之中於是

禘郊祖宗之義煥然而大明言雖簡約而義已該備故朱子深有取焉○鏞案趙氏之說誠簡嚴得正矣然周禮五帝之祭每與郊祀並稱此祭無名不可不講若云青帝赤帝則妖邪僭逆不可復言疑所謂禘郊之事卽此大祭而其祖之所自出亦此五帝之中必居其一國語祭法軒頊嚳堯舜而已或於祭五帝之日別有儀節以明其祖之所自出五帝之中特以一帝爲主或別祀於太祖之廟今不可知也凡祭皆有名郊社柴望旅類雩禜各有專稱何獨五帝之祭遂無指名其爲禘郊之禘審矣趙氏於祖出之禘誠得正旨而周禮五帝之祭未有措處則鄭玄之妖妄

將末已矣豈可但已乎
馬端臨曰祀天莫大于郊祀祖莫大于配天四代之郊
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注而注之
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瀆祭法不熟見序禘于郊之
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
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
曰太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
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
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
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爲六

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於是釋禘郊祖宗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于讖緯之書以解經秦漢之事以爲典也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非始于康成也○鏞案溯源探本劈頭破腦馬氏之論最粹

秦蕙田云鄭康成註大司樂圜丘奏樂曰此禘大祭也是以圜丘爲禘也註祭法有虞氏禘黃帝曰祭昊天于圜丘是以禘爲圜丘也註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曰郊祀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是又以

郊爲禘也旣分郊丘爲二祭又合郊丘爲禘祭惑誤滋
甚王肅發其端趙氏楊氏詳其辨諸家從而引伸之可
謂廓如矣○鏞案康成注經最稱三禮而其錯誤如此
吉禮爲五禮之首郊禘爲吉禮之首而叢雜妖妄無一
而當於理王肅斥之是矣而王肅終不得立鄭玄終不
得廢所謂郊祀之典下逮明淸欽此欽遵靈威仰赤熛
怒遂篡上帝之位嗚呼其何言矣

與猶堂集卷之百五十六

洌水 丁鏞 述

春秋考徵 十二

雜禮

余舊讀春秋三傳選其有關於五禮者(吉凶軍賓嘉)錄其疑義爲數卷名之曰魯禮考今於篋笥中得之刪落浮靡附之考徵之末道光辛巳春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隱五年)

左氏曰天子用八○鏞案六佾者六八也(四十八)四佾者四八也(三十二)士二者二八也(十六八)若如杜說則二佾之

樂將何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乎左傳鄭人賂晉侯女樂

二八襄十一年史記秦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秦本紀宋玉

招魂賦二八齊容起鄭舞些又樂書云師曠援琴而鼓之有玄鶴二八舒翼而舞

此皆二八十六之明驗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八年

左氏曰夫人不薨於寢○鏞案哀姜之死于今八年矣

誠若當時殯廟祔姑則尚不入廟無是理也哀姜旣死

十一月而葬見二年殯廟祔姑經無明文杜說不知所據

且哀姜之死也書之曰夫人姜氏薨其葬也書之曰葬

我小君哀姜見二年今於入廟之時不謚不姓但稱夫人

抑何故也將云譏䀨不亦晚乎左氏之不可信往往如此

穀梁曰立妾之辭○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于夫人（成風者信公之母）雖尊其母是卑其父○鏞案此經之義當以劉向爲正何者成風者莊公之妾文三年之經卒然書之曰夫人風氏薨（十一月）厥明年又書之曰葬我小君成風（三月文）若其中間無用致夫人一段曰夫人曰小君者不亦突然而無漸乎哀姜追入之說旣違事理（左氏謬）齊媵脅嫡之解亦甚乖戾（公羊謬）不可從也其必因禘而致之何也宗廟之祭主婦亞獻主婦薦簋鉶主

婦薦籩豆一行此禮於是乎夫人也非嫡夫人不能行此禮其必

太廟者成之於周公之廟則羣公之廟順流之勢也此

其爲失禮者二義有二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然尊其名號

致其孝養可也父之所妾子乃妻之尊之爲父妻祖所不見

成風未嘗行三月廟見之禮孫乃婦之尊之爲主婦旣死其父死其親又誣

其祖誣周公其非禮一也凡禮舅沒則姑老內則文故姑老

之婦得稱冢婦內則文而特牲禮之注唯主人之妻得稱

主婦鄭玄云此上下之達禮也僖公主其祭而成風爲之

婦天下無此禮也子視其牲厥母視饎子之旣獻母乃

亞之安在其夫婦共祭也其非禮二也此孔子所以書

之也

邾人執鄫子用之 僖十九年

左氏曰六畜不相爲用○鏞案六畜不相爲用者謂用豕之祭不用羊 士祭不用羊 用犬之禮不用牛也 鄉禮皆用犬 杜以爲馬祭不用馬謬矣且馬祖之祭亦祭先代之始乘馬者非祭獸也獸死無需聖人必不祭也若八蜡之祭迎虎迎猫野人之俗不足據也

太室屋壞 文十三年

公羊曰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周公盛 用新穀 魯公燾 冒也上冒以新穀 羣公廩○鏞案注疏曲解也新穀非珍何至

上冒夫粱惑之法嘗則用新春夏則用舊半新半舊末之間也〇又案禮記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伯禽之玄孫魯頌曰白牡騂犅公羊之義益據是也

鄭公孫僑如晉昭元年　左氏補傳

左氏曰閼伯主辰實沈主參鄭子産之言〇鏞案主辰主參謂察其伏見測其徙度以輔曆法若羲和之各主四方也今據子産之說山林星辰之神皆人死之鬼非祭不需之物也

己上吉禮

君氏卒隱三年　公穀云尹氏卒

穀梁曰天子之崩爲魯主〇鏞案天子無客禮郊特牲故諸侯亦不敢爲客於天子非敵耦諸侯弔於天子則大夫爲之主爲弔賓之主此經其證也至於大行人之文非指弔禮也古者諸侯弔於鄰國之大夫則本國之君爲之主若曾子問所記季桓子之喪是也以此推之諸侯之弔天子大夫必爲主矣定四年塟劉文公亦此義也

子般卒莊三十二年

公羊曰未踰年之君也〇疏云喪服不杖期章之內有爲君之長子臣下猶服之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正以爲長子之時其臣下從君而服之若其爲嗣君則無從

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矣不但如此作君長子之時其臣皆吉故得爲之服期若作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爲前君服斬寧得更爲之服乎若還服期即是厭重服輕若爲斬衰三年即違一年不二君之義故也○鏞案疏說疏矣並有喪兼服之法唯以未虞旣虞未練旣練爲之法制（見間傳服問雜記小記）斬衰雖重旣虞卒哭期大功之服得以來易況新君之服苟亦斬衰則虞而易之可勝言哉疏義謂不敢厭重服輕疏矣○又案曾子問曰君薨服於身不敢私服（孔子云）若以此禮推之未踰年之君亦當無服大抵王朝之禮與大夫士之禮大相不同嚴截無

恩不設多少節目講禮者宜審焉

鄭子家卒 宣十年 左氏補傳

左氏曰改葬幽公謚之曰靈○鏞案將欲改謚必先改葬古之禮也古者謚必以葬 傳云於卒事乎加之 其云改葬者棺槨之制明器之數贈幣之等或有不中 或君用臣禮或卿用士禮皆不中 於是乎改葬若改葬惠公 隱元 改葬共太子之類是也然其改葬之法因其舊壙改其儀物非如後世惑於風水之說抇其骸而遠徙也故古曰改葬今曰遷葬

公薨于路寢 宣十八年

左氏曰公孫歸父聘于晉(襄仲子)公薨季文子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子家還及笙(歸父也)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公薨故)

○鏞案此文君薨卿大夫士袒括髮成踊可知也庚申大喪之時大臣以下無袒括髮之節大非禮也修國禮者宜補(宜在小斂侇堂之後)

仲嬰齊卒(成十五年)

公羊曰仲嬰齊為兄後也(兄歸父)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繼其世)○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鏞案公子遂者魯

莊公之子仲即襄仲此別子爲祖也公孫歸父者公子遂之長子奔齊者此繼別爲宗也繼別爲宗者大宗也大宗無後則以支子後之見儀禮或弟爲兄後或孫爲祖後未必皆昆弟之子爲伯父後也一爲人後則爲所後者斬衰三年爲所後者之妻齊衰三年見儀禮弟爲兄後孫爲祖後者無二禮也爲兄後者爲其兄斬衰三年爲其嫂齊衰三年若是者何也春秋世卿故公族大夫無異國君國君之禮雖兄爲弟後猶用父子之禮故春秋之義閔爲僖禰文二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之謂也殷人之兄亡弟及亦繼其兄非繼其父仲嬰齊之後歸父不過日用之恒禮也何休不達

此義乃云弟無後兄之義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何其謬也疏云案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以此言之嬰齊爲兄後從正合諸春秋之義何得謂之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又按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者謂有繼禰之義非謂呼所後者爲父呼所後者之妻爲母也爲祖後者旣不能呼祖爲父爲兄後者亦不得呼兄爲父則爲伯父後者獨安得呼之爲父乎故所後家之稱父母三禮三傳都無明文○又按爲所後者斬衰三年爲其父母降服期年者尊大宗也尊大宗者爲有君道也有君道則有父道有君父之道則有臣子之道臣子爲其君父不得不斬衰三年此服術之

大義也今也庶人支子之無子者取族兄弟之子以爲後猶爲之斬衰三年禮乎非禮乎宗室之子入承大統爲之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爲大宗後者降其父母亦此義也妾子之爲父後者爲其母緦爲大宗後者降其父母亦此義也今也爲庶人支子之後者猶降其父母禮乎非禮乎尊非可尊而斬衰三年卑無可降而降服期年無繼祖之重而事之以君父之道無承統之嫌而自絶其父母之恩無一而當乎義者也持世教者宜察焉

鄭公孫蠆卒 襄十九年 左氏補傳

左氏曰王追賜之大路（王車也）○鏞案大夫之葬有賜則得用匶路况於天子諸侯之喪乎經證如此而鄭玄猶用蜃車四輪迫地不亦謬哉

鄭人殺良霄（襄三十年）

左氏曰葬諸斗城○鏞案齊莊公葬于北郭（襄二十五）鄭伯有葬于斗城皆以兵死刑死之故不入兆域也不然者雖天子諸侯皆用族葬之法（見周禮冢人及墓大夫）故葬不書地

叔孫豹卒（昭四年五年）

左氏曰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車王所賜）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承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謂季孫）介

卿以㙠介次也謂叔孫不亦左乎○鏞案㙠用路車若是明甚而鄭玄別刱四輪追地之車欲以用之於天子諸侯之㙠不亦謬乎

左氏曰㙠鮮者不以壽終曰鮮自西門不得由正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古者王宮之制面朝後市○鏞案旣夕云至于邦門疏云國城北門爲其㙠於北方也今云卿喪自朝朝由正門則恐是南門孔疏云西門幽僻欲從正路而出南門或者卿以上乃由南門與

左氏曰舍中軍使杜洩告於殯曰告叔孫之柩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敢告○鏞案告事之辭見於經傳者如此今

之告事非無據也

塟鄭簡公昭十二年

左氏曰子産弗毁日中而葬○鏞案雨不克葬庚寅乃塟宣八年則不揀日矣弗毁入室日中而塴則不揀時矣

諸侯尚然況其下者乎

叔孫婼卒昭二十五年

左氏曰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鏞案古人疾則齊此其明驗也

公之喪至自乾侯定元年

公羊曰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何休云禮天子

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鏞案殯而後即位禮固然矣其云殯而成服者士大夫之禮非天子諸侯之禮也杖與成服例在同日經旣云三日授子杖四制文則三日成服可知也

𦵔定姒定十五年

公羊曰姒氏者哀公之母也○鏞案左氏以姒爲適以爲定公妻公穀以姒爲妾但古禮嫡夫人得從夫謚如鄭武姜衛莊姜

己上凶禮

公狩于郎 桓四年

公羊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鏞案乾豆者少牢特牲及聘禮所謂腊也 易云噬腊肉 太牢九鼎則又有鮮腊此生用者也然野獸難捉不可期必故隨得而乾之以待其用此所以名之曰腊者也

晉人敗秦師于殽 僖三十三年

左氏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鏞案古者覆軍丧師純用喪禮故訃車纛韔 檀弓文 君素服自稱曰孤皆禮也

大蒐于昌間 昭二十二年

穀梁曰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鏞案蒐狩之得通名如烝嘗之不拘時也

己上軍禮

曹世子射姑來朝 桓九年

左氏曰初獻樂奏而歎○鏞案聘禮雖上大夫不過三獻故季孫宿之享于晉也曰得貺不過三獻 昭五年 此用上卿之禮則其云初獻者三獻之初獻也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宣八年

公羊曰至黃乃復 黃齊地 有疾也大夫以君命出聞喪 聞父母之喪 徐行而不反 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 ○何休云以喪喩

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鏞案假如赴燕之使行至安州聞其父母之喪則且得日行十里以待他使之來不敢遽自奔回也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宣十六年 左氏補傳

左氏曰王享有體薦 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 ○鏞案體薦者牲體之薦也其禮殷盛折俎者折骨之殽也其禮簡薄享者聘禮之所記也 聘禮用太牢 宴者燕禮之所記也 燕禮用折俎 今杜注以享爲儉以宴爲惠謬引郤至之言 成十二年 疏謬甚矣 此王禮也若諸侯相聘則雖卿大夫皆用太牢

已上賓禮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八年

穀梁注范甯云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鄭君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范云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鏞案文王親迎之時諸侯耳非天子也世子耳非諸侯也鄭君以爲天子親迎之明文何也哀公問大婚之禮果是天子諸侯之通禮然其本文曰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謂女旣至郊壻乃冕服而出迎也衛風云碩人其頎衣錦

褧衣𩒺人敖敖說于農郊朱幩鑣鑣翟茀以朝鄭箋云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又鄭云更整衣服於衛近郊衛侯當時冕而至齊則莊姜亦必以褕翟之服自齊至衛又何必至于農郊乃正翟衣乎且冕服者祭服也踰境越國冕而千里非所以敬祭服也冕而親迎非所謂郊迎乎大雅曰韓侯取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篇韓奕蹶父者周之卿士也所謂蹶里在於京師故韓侯因其入覲遂以親迎上章曰韓侯入覲其次曰韓侯出祖其次曰韓侯取妻其事實可見矣然且韓侯者諸侯也天子親迎無明文矣

宋殺其大夫 僖二十五年

公羊曰宋三世無大夫 宋襄公以下 三世內娶也○鏞案周時天子皆娶於諸侯不聞其不臣也不臣妻父抑何據也新羅之時王妃之父皆封葛文王此夷俗也何邵公之說不亦謬乎

單伯如齊 文十四年

穀梁曰單伯淫于齊○鏞案左傳單伯叔姬之事連延詳悉具有本末而公穀卒然誣之以罔極之罪不旣險乎公穀之不可信如此

宋公孫壽來納幣 成八年

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所以息陰訟異姓則否○鏞案諸侯一娶三姓故莊姜之媵厥有戴嬀厲嬀皆陳女與此傳不合

臧孫紇出奔邾 襄二十三年

左氏曰初臧宣叔紇之父娶于鑄生賈及為生二子繼室以其姪鑄女之姪也○鏞案魯惠公娶於宋曰孟子即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公母聲子者孟子之姪娣也臧氏之事恰與此同當時大夫之婚亦有媵妾可知也

晉少姜卒 昭二年三年 左氏補傳

左氏曰叔向曰寡君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鏞案襄

經者爲少姜服也少姜之死魯侯弔焉晉侯辭曰非伉儷也_{昭元年}今乃曰在縗絰之中非妻非妾斯何物也其聘也納幣則妻矣妻亂矣

已上嘉禮

己巳日有食之隱三年

公羊曰朔者食正朔也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鏞案二日食晦日食皆由曆法疏舛也先儒以爲君行暴急則日行疾故二日食君行懦弱則日行遲故晦日食何休云何其誣矣孔子於朔則書朔非朔則書日曆法之謬孔子旣知之矣爲之闕疑可乎

穀梁曰食者內壞○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

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所以息陰訟異姓則否○鏞案諸侯一娶三姓故莊姜之媵厥有戴嬀厲嬀皆陳女與此傳不合

臧孫紇出奔邾 襄二十三年

左氏曰初臧宣叔紇之父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生二子繼室以其姪鑄女之姪也○鏞案魯惠公娶於宋曰孟子即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公母聲子者孟子之姪娣也臧氏之事恰與此同當時大夫之婚亦有媵妾可知也

晉少姜卒 昭二年三年 左氏補傳

左氏曰叔向曰寡君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鏞案襄

經者爲少姜服也少姜之死魯侯弔焉晉侯辭曰非伉儷也(昭元年)今乃曰在縗經之中非妻非妾斯何物也(其聘也納幣妻則妻矣)亂矣

已上嘉禮

己巳日有食之(隱三年)

公羊曰朔者食正朔也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鏞案二日食晦日食皆由曆法疏舛也先儒以爲君行暴急則日行疾故二日食君行懦弱則日行遲故晦日食(何休云)何其誣矣孔子於朔則書朔非朔則書日曆法之謬孔子旣知之矣爲之闕疑可乎

穀梁曰食者內壞○糜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

作穴出土皆曰壤○鏞案士喪禮云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又旣夕記云掘坎南其壤）莊子達生篇云煩壤之內雷霆居之煩壤者糞掃之餘積也（煩者煩鬱也）又齊桓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隰朋曰去蟻壤寸有水掘之果得水（戰國策）麋信之說其有微矣吐出之物如掘出之土故穀梁假借言之也

春三月日有食之莊十八年

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天子朝日諸侯朝朔○鏞案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則平朝之時尚未復圓也何爲夜食其義非也王者朝日之

禮唯春分之日有之見禮器非所引矣

辛未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莊二十五年

公羊曰或曰脅之○鏞案月掩日則日食日食於合朔地障日則月食月食於正望何休知月之犯日猶以哀姜之淫欲當日食固矣哉

已上災異亦凶禮

附見

左傳小箴○嘉慶戊辰冬余在茶山有講春秋左傳者講至桓六年而止圃兒錄其語名之曰左傳小箴今附於此

蔓草猶不可除隱元年○講曰蔓句草句謂旣蔓雖草亦不可除也此余舊所聞

不義不暱[杜云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親附]○箴曰非也暱親也近也親附也大叔肆封豕之慾轉侵城邑此不義也行此不義民不親附民不親附則彌厚彌崩荀子云豐墻墝下亦此義也杜義周章不可從也

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節可薦於鬼神[隱三年]○講曰所援諸詩皆祭祀燕饗之作與周鄭交質似不相類何也嗚呼此詩之所以爲聖經也詠物言事義理寓焉此詩之所以爲聖經也詩云素以爲絢兮子夏看得義理曰禮後於質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看得義理曰我不用力道非遠人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貢

看得義理曰講仁劘義由粗入精詩三百篇其一字一句皆有妙義可以治心可以修德以至爲天下國家無所不當此其所以爲聖經也故春秋之時大夫聘於鄰國必賦詩以見志此古聖人用詩之活法也原其作者之意或以刺淫或以譏時其事實未必皆美然要其本旨皆出於傷世憂俗惻怛忠厚之意故詩者聖賢之微言也故引而用之者不問本事唯微言是取采蘩行葦之詩雖與周鄭交質事不相類不害其昭忠信也嗚呼鄭衛爲淫風則所謂三百篇者未必皆聖賢之作而或出於狹斜淫辟之人又何足爲聖經哉於是斷章取義

之說又得交亂於其間而古人用詩之法不可復尋矣凡讀左傳見有引詩當遂求詩旨不空以斷章取義而一咸放過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隱四年○講曰安忍謂安於殘忍之行也

順少長杜云出則少者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隱五年○箴曰不唯是也歸而飮至以數軍實數軍實即頒禽也頒禽而順少長此古之道也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亦此義也

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已見前

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隱六年○講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魯饑告糴于齊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葵丘之盟曰毋遏糴見孟子古者諸侯救災恤患正謂是也左傳凡政法之合理者皆謂之禮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隱七年○講曰不時者爲其奪農時也孟子陳王道於齊梁不奪農時爲第一義古者民皆業農游食者少故興功不時者春秋譏之後世游食者多民不緣畝則土木之役反或救荒此足以觀世變也

鄭忽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杜云鄭忽

先逆婦而後告廟隱八年○講曰朱子家禮納采告祠堂親迎告祠堂迎之日壻婦入脫服燭出厥明婦見于舅姑三日廟見 士昏禮舅姑旣沒則三月乃廟見故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士昏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朱子以三月太遠故改用三日 以此觀之先配後祖者謂不告廟而娶也毛甡妄議朱子不可曉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廟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隱九年○講曰命者軍訃也易曰勿用師自邑告命泰上六是也古者軍敗必有告訃故禮曰訃車櫜韔檀弓文同盟之國亦有告訃之禮故以

不告命爲修怨也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隱十一年)〇講曰古人詛法與盟略同嘗見蘇東坡鳳翔八觀詩其詛楚文乃秦穆公詛楚於亞駝神者也(有二碑獲於開元寺下者乃詛于巫咸者其一本則詛于亞駝者)其文曰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祝宗邵鼛布愬告于丕顯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者我先君穆王及楚成王是勠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萬葉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印丕顯大神亞駝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湛亂宣侈競從變渝盟制內之則虣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

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闕
不畏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光烈威神而兼倍十
八世之盟詛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口
滅我百姓口蔑我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之郊祠
圭玉犧牲口取我邊城新隍及於隍及於口不敢曰可今
又悉興其衆張矜怠怒口甲口兵奮士盛師以逼我邊
境將欲復其口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之
幾靈德賜克剗楚師復畧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
盟口詛著諸名章以盟大神之威神其　此
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杜云命者國之

(大事政令也)○箴曰非也命者軍計也(說見上)

師服曰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杜云適子爲小宗次子爲貳宗)又襄公十四年師曠對晉侯之辭有云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杜云貳宗宗子之副貳者 桓二年)○箴曰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者諸侯之次子也繼別者別祖之長子也此之謂大宗也繼別者之次子又自立家傳子及孫謂之小宗貳宗者小宗也杜注一以繼別爲小宗一以繼別爲宗子其義周章可疑也

春正月公狩于郎(杜云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 桓四年)○講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夏時立法者也周禮大司馬

四時之田皆用仲月而書之曰中春中夏以此觀之雖以子月爲正政令法度猶用夏時也

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云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陣法 桓五年 ○講曰武備志魚麗陣記以魚麗陣爲純用周制但奇其名非也偏者車師也伍者步卒也兩車之間不無罅隙故以步卒彌縫之也凡陣法步卒爲正騎士爲奇正兵在前奇兵在後今也車師在前步卒在後所以爲新法也非特奇其名而已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 桓六年 ○講曰

春官太祝掌牲號粢號幣號卽曲禮所記柔毛剛鬣之類也儀禮所舉(少牢特牲禮)有普淖普薦等號季梁之云普存卽其註脚也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講曰古者卒哭而諱生者無諱也故周禮不諱昌本(醢人文)不諱癸禁(小行人)不諱諷誦(大司樂)周禮曰克昌厥後魯史曰同盟于幽(莊公之名同)此又古人不諱之故也旣過四代則不諱(檀弓云舍故諱新)屬疏則不諱(曲禮云大功小功不諱)今人諱法太嚴蓋俴學之故也